历史影册

故事里的贺龙

□ 周美蓉

很小的时候，伟人贺龙元帅的故事就已经家喻户晓了，我是听着他的故事长大的。从那时起我就钦佩这个凭两把菜刀揭竿而起的大英雄，他的许多故事，牵扯着我满腔情思。长大后，我曾多次到桑植洪家关拜谒元帅英灵。对于一个胸怀梦想的少年来说，贺龙就是一个完美的革命英雄。

一

小学时，从我班主任张老师的口里得知贺帅的一段少年往事。1911年，15岁的贺龙赶着骡马，从桑植来到大庸，行至深山老林的喻家溪，忽闻山沟里有人呼救。贺龙循声而至，只见两个蛮汉正在抢劫，把另一位稚气犹存的少男往树上捆。听到动静，两位蛮汉拔腿便逃，贺龙策马就追，叱道："休想逃！"一飞刀砍断蛮汉扁担上的绳子，两大包食盐落地。另一蛮汉直起身子想继续逃，贺龙又是一刀，一棵土碗粗的杉树"咔嚓"一声倒在蛮汉面前，两人见状吓得跪地求饶。贺龙问，为何拦路抢劫？其中一人说："团总设盐局垄断盐源，我们被逼无奈，只好抢为盐局挑盐的盐客，但从不杀人。"贺龙听罢，深深同情这些受苦受难的深山百姓，劝道："挑脚夫是上磨肩膀下磨脚板的穷苦人，抢他们的东西，如同抢兄弟姐妹的东西，有本事去抢团总盐局！"说完，放了他俩。

被抢盐客叫龚克成，15岁，与贺龙同年同月生，是沅古坪横山峪（红星村）一忠厚农民。因团总盐局垄断盐源盐中掺白砂，高价销售谋取暴利。乡亲无法，只好凑钱由龚克成到大庸城挑盐，回来便发生了遇抢一幕。贺龙得知情由，与龚克成结为同庚兄弟，后来，一同在沅古坪留下了许多革命故事。

二

上中学时，从沅古坪镇文化站站长龚建业的讲叙中了解到另一故事。贺龙毕生爱马，并深谙马性，14岁当赶马人。1911年，贺龙赶马到沅古坪，走到洞溪，忽闻："捉住它！捉住它！"只见一队人向贺龙这边奔来，跑在前面的，手中拿着绳索。贺龙心想："捉什么呢……"正寻思，只见柳林中窜出一匹膘肥体壮的白骏马，四蹄生风，朝着贺龙方向狂奔而来。说时迟那时快，贺龙侧身一闪，健步飞上马背。那白马突然被骑，更显张狂，长啸着，颠甩着，飞奔。贺龙骑在光溜溜的马背上，任凭烈马狂驰野跑。深秋的乡野，草色枯黄，柳林边的溪流泛着青白色的波光。白马绕过一棵落光了叶的老柳，突见前方十余米开外，溪沟宽约两丈余，贺龙急忙将身前倾，两脚一夹，一拍马脖高喝："跳过去！"霎时，白马四蹄腾云般从溪涧上空一掠而过，贺龙粘在马背上纹丝不动。白马知道遇上高人了，打几个响鼻便收了耍横的野性。烈马被降服了，驮着贺龙跑过两丘大田，原路返回。众人早惊得目瞪口呆，许久才缓过神来齐声喝彩。

白马主人是沅古坪赫赫有名的"哥老会"老大，见贺龙仪表堂堂，身手不凡，心生爱意，执意挽留贺龙入"哥老会"。贺龙一时难以推脱，便在此驻了两年。

两年后，贺龙离去。从此，白马不吃不喝，狂躁不安，不停地长啸嘶鸣。少主人说要卖掉白马，老主人说："马最通人性，这白马只有贺龙能驾驭，怕是要追随他去吧！"便命人打开栏拴，将白马放了出来。这马房前屋后绕行三圈，然后向桑植方向飞奔，后来成为长征路上贺帅的坐骑。

三

长大后，我在很多书里读到贺龙的故事，其中一事，如今记忆犹新。

1935年9月，湘鄂川黔根据地被"围剿"，贺龙率红军向东急进，以东渡资水的障眼法，把尾追的十几万人引向东面。然后暗渡陈仓，两次抢渡巫水，转兵贵州，使得数路追兵被远远甩在后面，抒写了长征史上贺龙军事天才的第一次"神来之笔"。红二、六军团到贵州后，遭对方百多个团的兵力沿长江布防，阻止红军北上。危急关头，贺龙大手一挥，红二、六军团向乌蒙山区进发。在海拔2000多米高的深山峡谷、气候恶劣且瘴疫流行的艰苦环境中与敌周旋。以声东击西的妙计，率红军假奔西北方向。对方误认为红军要过金沙江，于是转向西北追击。贺龙以此契机，立马从西北突然转身向东，蒙蔽对方，把对方司令部捅得七零八落。

就这样，贺龙率红二、六军团在乌蒙山中忽东忽南，忽西忽北，搞得敌人晕头转向、疲惫不堪。贺龙率部突围出对方两股力量的包围圈，从昭通、威宁之间，穿过防线直奔滇东。对方嗅出贺龙要渡金沙江北上的气味，集中数十个团再次围追堵截。贺龙烟斗几磕，计上心来，在敌人追到之前，佯攻昆明，吸引十多万滇军回防昆明。当围堵红军的滇军匆匆忙忙赶到昆明，红军突然调头，从石鼓、丽江安全渡过金沙江。对方如梦方醒，急令追兵火急火燎赶到金沙江，只见红军留下大幅标语："来时接到宣威城，费心，费心；走时送到石鼓镇，请回，请回！"

乡村炊烟 宗敏 摄

民间采风

为贪泉正名

□ 柯 云

民谣曰："做官切莫饮贪泉，饮了贪泉官必贪。"这两句民谣传了数千年，人们视贪泉为畏泉。

相传，古代有位在嶺南为官的官员因贪污黎民救灾款而被朝廷处死，在临刑前，他留下一句话："只怪我不信民谣而饮了贪泉之水，害得我走上断头台。"贪泉因此而名声远播。

贪泉果真如此吗？《辞海》载曰："贪泉，至广州二十里，地名石门，有水曰贪泉。相传饮此水者即廉士亦贪。晋人吴隐之时为广州刺使，一日来到泉所，酌而饮之。后复饮其水，并赋诗曰 古人云，此水，一饮怀千金，试使夷其饮，终当不易心。隐之果然未易其心，终生操守清廉。"

清末政治家、鸦片战争抗战派领袖林则徐是福建侯官人，嘉庆进士，1840年出任两广总管。上任伊始，就查办一个贪官，贪官无奈地说："只因饮了贪泉。"这句话引起了林则徐的警觉。此时，晋人吴隐之关于贪泉的诗句，和珅和纪晓岚对待贪泉的趣事，浮现在脑海中。

乾隆皇帝重臣和珅和纪晓岚初为朝官时，一天二人因公来到广州，纪晓岚突发奇想，约他去饮贪泉。和珅说："那两句民谣不是说得很明白吗？尔为何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呢？"纪晓岚笑道："和大人此话差矣，心正何惧贪水浸。"和珅说他不赢，只好依他而行。来到泉边，只见泉水宛如琼浆，清香扑鼻，纪晓岚迫不及待鞠下身子用双手捧饮。饮毕，连说："贪泉浓似酒，一醉毕生休。百病可消除，康健可长寿。"和珅却犹豫不决，最终还是放弃了。纪晓岚又说："过了此船无好渡，仁兄不饮终生愁。"和珅任凭纪晓岚怎么引诱，还是不改初衷。然而，没过几年，未饮贪泉的和珅就成了贪官，渐渐变成巨贪，而饮了贪泉的纪晓岚则一生清白，以廉官而告终。

林则徐上任不久，路过贪泉，因天热口渴，意欲畅饮，他的随从取笑曰："主公大人小心中毒。"林则徐说："贪泉不贪，人心可畏。"便给他们讲了和珅和纪晓岚的故事。林则徐饮了贪泉之后，即兴赋诗曰："泉水姓贪无所畏，最怕身躯被虫摧，古今多少贪廉事，人心变质实可悲。"

林则徐说贪泉的水质好，香甜可口，酌饮无妨，所以他只要路过此地，总是要饱饮一回。

慈利籍的南北大侠杜心五晚年隐居饭甑山，城郊的幺徒弟朱允廉陪他度过了十年时光。在此期间，杜大侠给他讲了许多古今典故，其中有关贪泉的文化史事，使他受益终生，朱老饶有兴趣对笔者说，他对师父创作的有关贪泉的诗文，至今仍记忆犹新。

那是杜心五给孙中山当贴身保镖的时候，一天去广州发展同盟会员，经过贪泉，孙中山和他一道同饮贪泉。饮前孙中山告诉杜心五说：有人怕饮贪泉会导致贪婪，其实非也。贪泉不过为人解渴而已，至于使人变贪，简直是无稽之谈。孙中山也讲述了吴隐之、纪晓岚、郑板桥、林则徐等人饮了贪泉照样清正廉洁两袖清风，而和珅未饮贪泉反成巨贪的实例。杜心五和孙先生一起亲临此地，有感而发，用俚语写了一首《贪泉歌》：

"贪泉名贪水不贪，关键在人不在泉。树正岂怕影子斜，苍蝇不叮无痕蛋。真枪实弹可躲避，无形炮弹易蒙眼。身正自有防护墙，荷出污泥色不染。为官心系民众心，常泡贪泉也不贪。人生最怕是贪婪，得了这山想那山。不义之财决莫取，心底无私天地宽。贪官祸根是私欲，怪罪贪泉皆胡言。"

守 望

□ 邱德帅

大雪覆盖了深山，路冰冻住了，车不得不封停，错落的树挂满了冰凌。那些住在大山里的群众生活有没有遇到困难？牵挂着离集镇最远的村子，桑植县官地坪镇党委书记张锐顾不上天寒地冻路难行，和几名主动请缨随行的干部一道，步行数个小时，直奔三个小时车程的龙泉村。

龙泉村在官地坪镇最高的大山上。山下是滔滔溇水，山路陡峭。为了防止滑倒，张书记一行只得在羊肠小道上拄棍攀走。为了壮胆，几个年轻干部扯开了喉咙放声唱，一时间斗志昂扬，精神抖擞，完全不畏山高路险，攀爬速度竟快了许多。

电话是在山下打的。在断断续续的信号中和村党支部书记通了话。几个村支两委的干部听说镇上来了人，便蹲守在顶端的路口，忐忑地等着。他们很担心，在这数九寒天，山势那么陡，结了冰的路面那么溜滑，干部要不出什么意外才好。当看到张书记等人冒头时，迅速靠前探出手，一把握住，一时间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噙着热泪，大为感动。迅速把带来的厚实衣服递过来，让张书记一行换掉已经被丛林里雪片浸湿的衣裳。

一群老百姓也在四周迎候着。

"礼轻情意重，千里送鹅毛。"张书记说："龙泉山高路远，我实在是带不来什么东西，给每个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送一百元慰问金，最主要的是体现镇党委的关怀和慰问之情。"

村支两委的干部搓着手，在寒风中朝手掌哈着热气，说"张书记在寒风中步行这么远来看我们，比给我们送任何贵重的物品还珍贵。"说罢在前带路，引一众人直奔建档立卡贫困户家中。

张书记一家一家嘘寒问暖，关切着生产生活困难，时不时叮嘱随行人员做好记录，好汇总后专题研究解决。看得出来，这片深山里的老百姓，看到镇党委主要领导这么关切他们的生产生活，内心是非常温暖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纷纷表示，一定搞好生产自救，用实际行动回报党委、政府对他们的深切关怀。

这些天，张书记一直住在村子里。他明白乡亲们在大山深处的守望。他说，我们大伙儿一定要用心用情关顾好这群正奔赴在脱贫致富路上的深山老百姓。

平凡人生

旧时光里的电影

□ 杨冬胜

上世纪80年代末期，电影是乡村的重要传媒工具，也是慰藉精神的一项重要内容，乡民亲切地称电影为电影戏。

记忆里，广播总在每晚六点响起，广播里播音员浑厚的磁性声音传递着精粹的语言：好消息，好消息，今晚在乡政府礼堂播放最新影片某某某，敬请乡亲们光临。

那时候看一场电影，收费要一两块钱，小孩子是不要钱的，但需要大人带。吃罢晚饭，大人们早早洗漱，就往乡政府礼堂赶。

乡里放电影的姓杨，身材高大，人称杨电影。老婆矮小泼辣，专门守在礼堂门口一个个地收钱。夜幕降临，男女老少稀稀落落地到来，收费的杨电影老婆眉开眼笑。老人们辛苦一世，在走向坟墓之前感受一下电影，理由也极为充分；新鲜事的涌现，青壮年素来就是体验者和接受者，他们从中获得了间接经验，丰富了自身的人生体验；女孩子们也是喜欢的，电影院是一块良性的土壤，在情愫萌动的阶段里，发生爱情和体验爱情不是一场预谋，而是一种常态，看电影就是一次美其名曰的私会。小孩子喜欢热闹，只要是热闹的地儿，总喜欢凑，像嘤嘤嗡嗡的蜜蜂，总围绕着鲜花吮咂。

村里的一群小孩子，早早就结伴而来，候在门外，等有熟人带进去。孩子们总痛恨杨电影的老婆残忍、缺少仁慈。总喜欢趁着人多的时候挤，从她的胯下、腋下钻进去。孩子们机灵的像只猴，她充满了怨恨，怎奈一心无法二用，一面要关注收钱，一面要制约钻营的孩子们，两害相权取其轻，在一段时间里她放弃了制约。孩子们屡试不爽，后来，为了加强控制，她把杨电影也拉来收钱，孩子们只好透过门缝窗户破洞来看。

杨电影总喜欢以精到、简洁的语言概括主要内容，用毛笔书写大大的海报，粘贴在村口、小卖部的墙头，吸引着人们的眼球。乡里人实在，总为耳濡目染一睹为快而忙碌着，然而，在观看后有大呼上当的，也有为接受了新电影而欣喜的，还有为开始学会精明做了启蒙而高兴的，不一而足。

《少林寺》是一部极具吸引力的电影。杨电影连续放了三天，白天放，晚上放，连手头拮据挚爱戏剧的爹也放下锄头，破天荒名正言顺地带我看了一次。那阵子搞得我天天拿根杉树棒，早晚傻傻地在院子里乱舞。

青年们观影后必谈电影人物，谁是正面人物，谁是可怜虫，谁是英雄；谁彪悍，谁丑陋，谁美貌，甚至上升为偶像崇拜，成为心中未来的他(她)的导向，为追求幸福树立了样本。孩子们也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很简单，一律以好人和坏蛋划分简单明了，不惜浪费口水争论不休，有时见解不一，甚至大打出手。想来，善恶的种植，不仅源于课本，电影也是一位良师，循循善诱。

乡里人爱看电影戏，不仅在乡政府礼堂看，而且也喜欢在乡民娶媳妇、建新居、祝寿斟酒时看免费电影。斟酒接电影，酬谢前来祝贺的嘉宾，似乎是不成文的规定。一般情况下，只要人家斟酒，晚上必定要放电影。电影通常在空地上放，白色的幕布悬挂了起来，气氛就活跃了起来。乡民们会在第一时间，携带好板凳，唯恐错过了好的位置，老早地赶到主东家，静候电影开演。一般都会演两场，内容完全由放电影的安排。放电影的都是香饽饽，乡里就杨电影和覃电影俩人，老婆都是美人坯子，惹人羡慕。请他们放电影有时候还要预约，不然就没人放，大煞风景。

二十五年前，爹借了一屁股债咬牙修了三间瓦房，高兴，禁不住乡民掺和，也迎合民俗，接了两场电影。那天，杨电影早被人请走了，爹跑了两里地请来了覃电影，那晚来得人很多，满满的一天塔。覃电影技艺不如杨电影，那晚他那个黑色的厢式喇叭不时嗞嗞地、嘎嘎地作响，但仍然不影响人们热衷的心情，在漫长地等待之后，《午夜两点》和《同在蓝天下》两部电影依然在大伙的眼前播放了。此事至今犹如画卷，历历在目，仿佛与时空无关。

电影，声与光的完美结合，于乡民的眼眸深处舞蹈。故事、经验、历史等内容，将村民人生理想重组和构建，矫正了品行，丰富了思想和体验，厚实了谈资，醇化了乡村的旧时光。

旅途发现

五道水泡温泉

□ 周明

"两岸青山相对出，一条绿带山涧流。吊脚楼里谁逍遥？只有土家神仙住。"这首打油诗恰如其分地描述了我对五道水的初步印象，一个字：绿。绿得新鲜，绿得干净。山，水，石头，都是绿的。温泉就住在绿绿的村庄里。听说温泉长得很丑，但只要拥有她，会让你热血沸腾，激情澎湃。

抵达五道水，夕阳抢先一步站在了山巅，撒开一张金黄色渔网，罩住一座座山。长满疤痕的廊桥横亘在小溪上，桥两头搭在葱郁的河柳枝上，宛如一台轿子，横卧小溪。几位长者刚刚从温泉泡澡出来，坐在长木凳上用毛巾擦拭头发，偶尔说笑出声来，落在溪水嘴里，毫不含糊地吞了进去。夕阳懒洋洋呆在河柳头顶，宛如士兵用手托着一只盘子，绿中透着红，红中渗着绿。古树长在小溪边，根裸露在外，如一只硕大手掌牢牢地抓住溪岸边的石头，手指插在岩石缝隙里，绿绿的叶子随风摇曳，像一位焕发第二春的睿智老人，手脚青筋暴露，精神矍铄。

山脚下，温泉依偎在小溪边，像婴儿安静地依偎在母亲身边，呼吸均匀，恋恋不舍。黑夜渐渐蒙上一层黑纱，婆娑迷离的温泉在隐隐约约中，靠近了我们。男士喜笑颜开，女士披头散发，红晕满面，从澡堂走出来，轻松惬意。"洗得舒服吗？"每出来一个人，老板就关切地问，不厌其烦。

"舒服！舒服！"

"爽！爽！"

"下回还来。"客人笑着回答老板。

温泉是几间水泥砖堆砌的小格子，没有豪华设施，简单朴素，长相足够证明我们的道听途说是没有水分的。几盏昏黄小灯寂寞地开在山沟沟里，山沟沟里的黑夜有了眼睛，夜色就生龙活虎起来。

推开门走入浴室，一股浓郁的药味钻入鼻孔，沁入五脏六腑。老板解释说，那是温泉里天然的硫磺味，对身体好，闻一会儿就习惯了。老板打着手电筒带我们撬开房子下面的岩缝。泉水就蕴在房体下，冒着热气。石壁已被硫磺水浸蚀得金黄金黄。老板介绍，这里的泉水泡澡能治疮。我们将信将疑。

虽是傍晚，来这里泡温泉的人却很多，房子只有男女两间。僧多粥少啊，我与朋友等了两拨人才轮到。温泉浴室外面是凉水溪沟。黑夜里，清泉在房子外面唱着歌，像一支清新小夜曲，为夜色陡然增添了几分情趣。浴室靠清泉一面没有墙，像一把撮箕。浴室的墙，便是那高高的山，黑压压地把我们与世隔绝。洗澡的人儿，就像撮在撮箕里的鱼，跳来跳去。

大家相续激情跳入温泉池。人是很容易被同化的动物，性格、情感、兽性与野蛮。泡在满布硫磺味的温泉中，首先被同化的是嗅觉，然后是身体。闻着闻着，硫磺味就不那么烈了，温和了许多。洗着洗着，身体温度也被同化了，微微有些发汗。慢慢热起来，汗水慢慢跑到脸上。我坐在靠清泉一边，闭上眼睛，闻着硫磺带给我畅意，听着清泉在耳边欢唱。很长时间没有这样轻松过了，很久没有这样脸红过了，很久没有这样空白过了。我没动，生怕丢掉一个细节与音符。知了在溪沟那边的山峰上抑扬顿挫地唱读它一生的诗篇，风儿时时踩响树叶，婆娑作响。

在这个时候，听着听着，竟然把耳膜甩到了非洲、乌克兰、以色列等这些地方的硝烟里。听着了惨无人道的枪炮声，妻离子散的哭泣声，血腥腥的杀戮声，流离失所的哀怨声。听着这些声音，我不由得更加热爱身边这些会唱歌的知了，会撒娇的清泉，善抚摸的风儿。

朋友们在池中轻轻地划动，很是惬意。有个朋友张开双臂，头昂出水面，猛地向前面一扑，双脚使劲一弹，溅起的水花，像一朵朵白玉兰，"啪"一声落在水面上，飞溅起数不清的珍珠，打破了夜的僵局。这个动作，把大家拽回童年，那个经常在河潭里溅起水花的少年，就是我们。朋友学着童年模样，两两相向打起水仗，一层层水波从各自掌中迸溅出去，蹦起老高，在空中瞬间碎成珠粒，"噼里啪啦"，立刻又砸在水面上，隐形于水中。朋友们在水中跳着、戏着，儿时的快乐和稚趣在温泉池里荡漾、跳跃，响彻整个黑黝黝的山谷，与泉声、知了声、风声融汇，虽声调高低不一，但层次分明。

这里的山，这里的树，这里的知了，这里的清泉，这里的月亮，这里的风儿，我想，如果它们游走到伊拉克、以色列、巴基斯坦、乌克兰这些地方，就没这么幸运了，会瞬间失了安宁。

我想，我是幸运的。可以安宁地在自己的国度里陪着老人看夕阳，泡在温泉里听知了夜唱。

古风新韵

七律 贺桑植县诗词楹联协会成立

□ 田新民

文旅新成贺帅乡，
春风送喜拂旗扬。
芭茅溪赏师生赋，
梭子丘夸妪叟章。

星火燎原势初现，
月辉贯宇韵犹长。
澧源卧虎藏龙地，
骚客追唐意气昂。